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誌銘

張禾山公墓誌銘

予昔以試事使廣行掠清遠程鄉之疆問為邑可
記為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為其後予
各其名記焉及以叅議至江西謁入張公也貌莊
而不矜笑語豁宕矩法肅如尚所以治縣使後莫
能為如何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為
發擿伏隱撫兇誅憝方畧人驚為神遜不言也顧



長者不敢質比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體若約如寒士遇鄉人恭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已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之賢又曰張公也予旣間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塋非先生銘不敢塋予發書涕出公其已矣聞計不及凶不能寓弔敬按其弟大理公鏊之狀叙而志之公名卿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鎰錢及大理公鏊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

十年無顯者及至以貴封其父記爲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爲當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爲禮官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爲舉子學以講究歸趣爲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群書尤號瞻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于鄉爲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

席講難士駭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爲講義使博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爲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爲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公至即罷絕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弊盡得其根節穴竇芟伐掃室豪胥黠史咋舌不敢動厨傳不飭賓至使無饑而已賓亦知公在邑菲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勲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清遠界加肅公

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畀之罷其輸邑故置廠權塩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檄視權與爲期法豪髮不得漏群訴臺史幾以憾公公不爲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興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控愆其爲諸士談經校藝輒盡所長觀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

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
爭莫能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
抵賊壘賊固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
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
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
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
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
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
驚喜如獲賜公咲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

魁與其黨伏拜曰顧如公教弃刃狼藉呼聲喧然
谷爲留一月夷堡隳障藉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
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
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
易張令一符乂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縛之便得
民戶不夜閉損刑薄斂諸所綏附如清遠而誘督
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矣
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
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爲法師有大

通鑑文集 卷之二十七
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諍剛
侃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
囊至家或為公不堪公慨然無愠容然公教一郡
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事在名宦之志即使
都大位饗重祿尊顯膺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為
多少公性至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封主事公及
妣安人某氏隨力豐歎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
厚為法而婚喪塋祭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
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子長統金鄉縣丞次綬

太學生季祠部君也女適諶騰起玉緝曾一鳴孫
男女九人公之既歿大理公方以叅知旬宣嶺南
清遠程鄉之民群走叅知庭下問故舉聲哭退而
哭於其祠盡哀祠部君始為主事聞訃於官岳州
之士在都下會哭主事之筵人孰不死孰如公死
而哀嗚呼是其可銘塋之日為嘉靖 年 月之
吉壙在錦山之陽銘曰

世降材難吏失職維繫手足窘薇纏寄權胥史若
廝役居常茫不措一畫况仍凋荒乘盜賊有以口

舌代芒鏘片言脫口萬甲釋呼還流亡起枯瘠生
蕃殖阜出俄刻孰媿厥績監在昔膠東渤海舍誰
匹后欲論著存吏則有徵其不在斯石

張孺人墓誌銘

貞順孺人張氏趙府長史徐浯溪公榮之配也嘉
靖甲辰六月二十日卒其子用賓以戊申十月十
三日塋焉而與浯溪公合徐公有美才氣韻絕群
失當事者意由南京戶部主事出爲長史於趙府
恚不欲往公之父長者愿而謹以問公是官吏部

注擬誰與命者公曰固 上命之耳父曰而欲不

往得毋不足於 上命耶公僂然行是時孺人屬

疾繭然卧褥間度起無日能不以舅之言爲病已

尤力自忍約於隕綿億苦之頃不使少見懼夫之

行因已濡繫而不勇則爲替父之教而斃 上之

命夫其無崇顯之可懷與撫厚之可賴而不肯以

甚疾見危以濡其行誠知命之難廢而教之不可

渝也汝墳大夫之妻貴爲命婦而躬循防取薪之

役非徒自執其勞將以明君子之賢而處勤勞之

職爲非其事知其君子甚勞猶以孔邇之父母致其敦勉之意欲其念之而無得罪雖出於憂思之深而所以勸勉之者如此其正後之講者欽其志遠而義高以爲杖杜言我心傷悲伯兮詠甘心首疾專於情感而乏德義之誠序其詩者以爲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然而托伐枚以譏職斥如燬以詆政尚不能不爲其君子怨而彼其別也靡甚危之疾而有旣見之望而其思之猶匹於調饑由是以推而知孺人之行信可賢也浯溪公少有

文舉于鄉得第獨晚凡七上春官馳驅往來二十年間孺人多獨居無杖杜之傷伯兮之疾其於事上畜下男室女家爲之具適其理敬而不憚慈而不狎侈不病財儉不侵禮非獨能勉其君子尤有以助之使無顧於後而樂於在外所以攝其君子而爲於其家若出其意誠其自爲之而皆無以易也嗚呼又可謂賢已其稚時實從浯溪公受春秋讀而與孺人之弟天衢天叙爲友因得拜孺人之父母南溪公與黃太孺人孺人之子娶故尚寶

李竹坡公女又吾母太宜人之妹也今其塋某宜
爲銘銘曰

惟婦能閔其懷之坦猶列於詩以發乎情閔且能
勉維德之行厥勉其外孰治其內其明其翼儀德
克對有傾碩人其善靡悔最厥令美于風有光今
其潛矣孰勗其彰媿詩以傳有銘者藏

贈惠州府推官李坦菴公墓誌銘

今制封贈之典雖不間內外然從宦於外者十不
能得一循沿以爲故常仕者病焉近歲建安李公

默爲司封始議釐正外官滿考而功狀明著即以
予之如京官於是得者十三四某待罪司封又申
議行之益廣自余爲司封未闕歲而奏上外官之
宜褒贈其親者殆數十人皆得報可始余申前議
謂是亦所以答外臣之勞慰其爲子孫之思而均
天子之澤於無間顧未思其爲親者之可封與贈
如何也以今爲吾友人李靜甫君銘其父坦菴公
之墓而有感焉夫因其子若孫之勞念而答之而
以其子孫之官命其爲祖父者烏有所擇於賢不

肖要直以爲恩耳蓋亦有賢而可封與贈者焉固
議者之所不及而制之所不得異也李公所謂賢
而可贈者也嘉靖二十七年某月李君以惠州推
官滿考上最考功署其考曰廉謹明恕司封得考
功所核功狀奏以李仁父李弼贈惠州推官任氏
封孺人制曰可於是距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公卒蓋八年矣李君卜西安埔山之原以二
十八年某月某日葬焉題其阡曰贈惠州府推官
李公之墓而來乞銘墓之文李君始通仕籍佐郡

理刑以廉明受寵爲其親身後之榮某爲銘不可
不侈其盛以昭上賜而坦菴賢者也故旣詳叙得
贈之由而復志其所謂賢者公於治生常執義以
馭利其歛發舉廢與人同計而所入獨薄蓋義不
爲巧求險取不知者徒見謂計數不足公曉其然
則推而委之於命以混於不知者不欲自章其爲
義不富也其用意如此雖其不足而好憫人之急
其濟調所及充其分之所止與財之所得爲而已
無越思也與鄉人居退然自約不敢以所能加人

其開敏強幹亦莫能掩爭者來就決面譙之以其
非是卒不得怨而以事即謀者畫其然否授之後
常中也所居面學宮每誡諸子曰室休庭立當有
宮墻在目無待出門睹其巍煥然乃起敬也視諸
子讀書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之數爲喜怒
勸董之節嗇口腹蔬食自充而已至其子所與游
有文學氣誼交勉爲益者輒自撰具食之如恐不
飽不難爲費也故其子皆才長惠州君也其次敬
素貞業素與業皆爲學官弟子公字世伯父崇景
母丁氏皆早世公以孤幼起家竟致昌蕃教其子
有成今其歿名在司封詞臣撰其美以賁之幽具
有位之儀物以葬其亦可銘銘曰

滅裂之耕亦得其報匪狩匪田孰牂生與勤修于
冥厥獲孔昭躬之未逢後則可要其要伊何君最
臣考曰胡有子有生可教煌煌命章以錫以疇其
歿雖遠俾克有耀維命不僭孰謁孰禱我銘斯幽
維以爲告

池州知府曾漸溪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
備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
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
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
以順德知縣徵 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
曾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
饑路有殍齒其抹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
粥和藥皆人所能爲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
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

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
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齎重物可以夜出
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謹候徼而已他邑
莫不相效爲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用以得賊
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公
又濶舒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開闔張歛如世所謂
能者亦其坦闡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
也民旣安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數
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爲

百年之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爲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子子之行嘗謂今旣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言而擿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耻焉惟隨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薺金漆蜃石充備尚方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生治虞衡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

良而當主以內寺官府垂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掎拚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悚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則廣裒歛他戶以充賄名爲汎費公監之所省旣多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旣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足矣

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皆以其事言令不具載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左給事中奉詔冊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爲池州郡介

江而並畿內賓客厨傳與夫苞苴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面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吏也御史恙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

遂罷公以狗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減否之論廢
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
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所論
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
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
居中堂頷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
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
不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
利病講晝周盡移書其長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

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
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
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
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
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歛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
神裕絕不見暴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教
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
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
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矣封孺人蔡氏

先公卒竟不娶而以側室詹氏攝宗事女七人嫁
黃彥欽陳敦豫李楠黃懷伍教申李維鉉陳選子
宗孔卜以巳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塋于蓮湖山
之兆與蔡孺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之姑也公
少孤吾大父確軒公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
部公同學猶兄弟也比公徵爲給事中某方爲郎
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已先
罷公旣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論
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

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
君子也公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此亦足以塋公矣

銘曰

視白以爲黑題玉以爲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
而決於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
愧而刻責彼秋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况爲邑
之所留已崇祀而血食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
若一伊蒼蠅之加點初何損於瑩質公平生之百
休惟茲事以爲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

庶乘化其無尤闕千百年而寧魄

林沙溪公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

獨以爲御史時有論事之肯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耻爲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旣没士無所宗顧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

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
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
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所
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無不法而外飾小行
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
其謀不可測旣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
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即使爲逆猶可少
緩其發徐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

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
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旣甚秘人莫能
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
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
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
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
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
觴爲壽論揀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
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顧幾以一疏

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
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爲
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
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泉
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
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
有私與爲好玆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
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
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繫於利

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
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
爲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
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
爲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
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
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
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
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

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爲學與入仕能以勤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一於敬順無諍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爲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讌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克然心醉而

自滿其有以愧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塋喪三月而塋禮也公子弘宇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以我塋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爲又以過廢惟化服于鄉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予之文而後塋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塋獨論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

其爲仁者尤深切而諄復焉銘曰
其爲玉矣以纁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
之爲美而斲者及是之指旣不克薦櫝而藏之乃
終以無毀玉固無意於爲薦與藏人徒妄以爲玉
愠喜誠爲王者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爲彼而
爲此

丘母彭柔正孺人墓誌銘

孺人始歸爲丘履素翁之妻孤艱多故未知所以
自存况其底成貽昌如何也比其卒而壽至於七

十士之賢而有文者來哭其殯共議其誅德之謚
曰柔正其塋從夫之兆而其子賢賓皆材且有立
有養中養誠養素養材爲之孫孫之子從魯從周
從文從禹從先從得有七人其女與子之女所適
其夫曰杜彬王瑤林 王 陳 王廷紳王 皆
在其日得嘉靖庚戌歲正月初七日之吉嗚呼可
謂備矣孺人於爲女而其父愛之曰是子也孝其
聞於族至速遠而不間一口其歸於丘而其姑愛
之曰是婦也孝其稱於內外迨老而不衰履素之

存謂其妻則曰是能佐我所不及而不敢不敬其子思慕其母則曰母之畜我也慈而不弛其教至於內外之人及事孺人者皆曰其遇我有恩蓋其行之備如此宜其能以高年終而其葬所享之備也某與孺人之子賓爲友而養中養誠復學於吾門於其葬烏乎辭銘銘曰

虹山斯原蟠礴以鴻龐里于其下生朴而熙荒獨姓者丘多男且俊良伊誰云出有母之厚祥厥貽孔厚長發未詎量刻銘納坎掩閉告幽茫兼俟來

齋俾爾聽勿狂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葬所以誅名德善譏記功行告之幽冥以章輔世教非徒徇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爲之文者蓋有閔悼凶短衿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不善之所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爲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旣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以爲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

賢者能自約於艱危顛隳之中卒以有立而克終
其人之大事則君子尤悲之所以寵其死者以慰
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義之所存也嗚呼此杜純
軒君楷正夫與其子思恭之墓所以得見於予文
歟君年二十八而亡思恭生六歲耳思恭復以二
十六歲而亡有子四歲竟殤而君之世絕於是方
君少時自力爲舉子學通毛詩大義爲學官弟子
其守身勤行斂然在人後然意不能無望進顯以
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思恭知讀君之書而死彌

早蓋君之父子退慎儉節非有傲侈之過以傷其
生也生於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之善以求福其
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世則所謂
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旣殤而世絕故君之父子與
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
其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予所謂婦人之賢
能自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
抱其煢然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忘其
矢固女子之貞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已不亂先

示之倡而相依以存於義爲易安也惜其年不永
後思恭十年亦亡蓋潘氏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
與婦之變備極人生之毒痛而卒能有立信可賢
也其將葬知來乞予之文而命其嗣孫之父思狷
因莊君宇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氏擇於
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學
訓思狷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爲選所歸而
得壻莊孚誠爲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
狷以乞文莊君者子也今其葬以學訓嗣子之孤
告于祖赴于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狷頗佐潘氏執
其勞役其乞文能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
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栖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爲嘉
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思恭四歲之殤子克
舉亦祔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亡纍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
爲襄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此銘章

何誠軒暨孺人墓誌銘

進士何君佩甫將葬其親謂予曰子路之剛而以

貧爲傷也豈誠累於外哉亦悲夫親之無以養而不得致其爲子之情耳啜菽飲水以爲歡仲尼教之云耳而豈能無以是爲傷也琚之貧也無以養吾親今徒能爲悅於塋誠何及哉悲哉琚之爲人子也琚以爲生也可娛死也可知誠得一釜三鼎以爲養雖斂手足形而藏諸猶無恨焉耳而今何以爲悅也琚亦何賴於他日之祿而仕之足慕哉予爲之出涕不能勝嗟乎君之悲之動乎心而出於人倫也先王制禮蓋有以祭以塋之所得爲以逮人子之不及榮其親之存者豈皆以爲死而無知而不足以爲孝乎君勉之其所以爲悅於旣下尚多乎哉君匍匐拜泣而不起曰是先生之勉吾云耳吾於養旣無及矣塋而得君子之文其尚以有寵吾親以綏不孝之心而塞其無已之痛使琚猶有意於世是先生之賜也諾之而後起嗟乎吾未見人子之悲慕如何君者文其可辭君之父誠軒翁名聰字元敏娶教授梁珙之孫女生子琦及進士君翁始冠有室值父書齋公德仁病瘵盡耗

其財問醫求餌家既空謀及簪珥梁孺人曾不吝
意見色竭以繼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絕不得事
生產作業而孺人自操井臼煮粥調藥面垢衣綻
髮不加櫛翁起家已貧然性固澹於財窘陋龕薄
有以自安懷嬰兒之心至長不墮懷市井商笑詭
秘狡譎角錐七析毫毛攘便爭利之機非獨不爲
本不知也持千百錢爲資買賤賣貴以自給要以
山谷闡郭來去爲遨遊不汲汲權子母也同行有
挾具資見翁誠質可任欲分資畀之與約入羸之

要翁可以利其餘而畀資者因以得翁之力他同
行者祈之不能得翁獨辭之曰吾自持錢得羸誠
微然累寡而意輕今若受公託者雖不無少賴負
責而心勞矣有買物者償過其直翁爲分析曰此
物直若干公所償太過其爲惠我耶抑誤也還之
或有以此兩事咎翁爲愚翁歸語內梁孺人曰大
人所爲於志不累而毋欺其心於妄意亦然翁大
笑取酒自酌亦酌以飲梁孺人曰是吾妻也閒則
與一二耆舊相過禮徑言簡誼好尤敦語不及財

也鄉黨子弟邀侈自放翁無意爲疾亦未嘗正折之然見翁常自飭蓋有以愧之梁孺人每指佩甫君謂翁此吾家貴富種也翁笑曰是固當然然孺人不樂目前而倚兒子自寬以俟後未爲與我共適者孺人歛巾謝遇其乏時突烟不起兩人相對翁不以愧孺人孺人不以讓翁或得酒一甌相酌唇咽僅霑而意氣各得已乃呼歌自謔曰富人金錢財勞苦不休欲如吾兩人清適半刻不可得要

是彼人無福耳其誠質無僞而灑然有以自勝又若此昔所稱高人逸士如龐德公梁鴻夫妻皆能樂其貧龐公有田可耕翁固不及而梁鴻至爲人鬻春則甚於翁矣然彼兩賢者以有文學德誼爲世所尊禮遂有述於後翁以未嘗學問當時闇然爲窮人今復無有知者佩甫君之悲宜在此而奚貧之爲傷當翁之身已甘而樂之矣嗟夫君必欲得予之文而後葬固爲是與是與翁以儋州同知公佑爲祖母侯氏翁卒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後十六年丁未十二月而梁孺人卒琦亦繼亡女一人

嫁黃日烈塋之日爲嘉靖庚戌正月八日也而以
琦祔焉佩甫君執喪過毀纍然僅勝衰旣喪其妻
顧氏聘吳氏未娶也室無相事而當內奉寡嫂某
氏育其孤應年外治塋事卜域穿壙備極勞憊不
知其身之病可謂能孝也已銘曰
終棄者魄能游者魂深其窀而崇其墳築之之勞
視之之勤孝子所以藏其親其義則云

新會司訓純齋莊公暨孺人金氏屈氏墓

誌銘

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青陽市莊儲侃僱兄
弟塋其考新會儒學訓導純齋公三人者相謀而
遣其季僱來謁銘曰僱兄弟慢塋非誠不肖不能
襄事圖所以銘吾父者而不得以爲猶勿塋也今
得先生銘可以塋矣雖慢猶愈於不得銘云耳吾
三人者之情事信可悲矣先生其閔之君之子國
禎吾壻也能言其祖吾固知其可銘而君兄弟圖
銘如此其慎且久也其又可辭公諱安期字際休
又字靜夫曾祖應元祖樑父宜傳世有隱德而貲

有餘以田園爲業父早孤母林氏愛之不欲苦以課責公生而好書少與其兄昌期同學不課而勤其警解早見常出凡上兄弟並遊學宮爲一時高第弟子方安陋守故之時士窘拘古義文不足發獨公恢故能自爲言而濟以該涉士皆驚嗟以其故屢失有司公不爲悔陋固之習因以有變莊氏之後子姓益好書而多妙敏開達之才今爲郡文物巨家由公發之也儒官固卑訓導又非專官公在新會以身任教齊整科條鼓勵意氣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爲侵品隲文字凡出公高下其等諸生心悅無敢譁爭與諸生講敷揚經旨援據尤動人聽新會方有白沙先生之學士皆聞高明之要然不敢忽公之言咸曰師命我矣善識士於未有聞而恤其私忘其祿之薄而爲之士以此附其識鄧生文憲而卹之備尤爲新會人所稱鄧生由御史至郡守未嘗一日忘公也廣中監司無不知莊訓導賢公忽思歸以九年滿諸老投牒而行祿餘得數十金不市廣物貯以一囊携歸授諸子

戒勿營田宅惟以供具公之族弟教授未菴公榮
知縣翠山公晉陽通判梅峯公琦知府青峰公科
並有前修氣韻罷官清約長少相懽日携遊對酒
遊不爲遠取足易至具不爲豐聊可娛一日而已
嘗謂人鵬搏南溟午鷄決起枋榆均是一適孰不
羨漢二疏棄太子師傅捐數十斤金爲高吾官雖
卑亦主教事金誠少非以不義得者今欲自况二
疏如斥鷃之於大鵬者其可乎哉惑者多咲而智
者以爲知言公始娶貞淑金氏佐公爲學官弟子

時能不以私昵奪公好書之志年二十九而卒公
常稱其賢而不永繼娶任只屈氏千戶屈鑑之女
佐公爲學及相從於新會以勤儉飭內政公不內
顧而事事辨治其在官公能卹士比還家能與昆
弟之賢者游由內人不撓之助也公性孝弟事母
林孺人左右不違母性嚴而終身不甚怒事兄州
判公如父分財取少任只能體夫所以悅母者養
其姑而以敬謹事夫之嫂撫金氏之子與已子人
不見其有異没于官舍年六十公哭之尤痛而至

於今莊氏子姓之及見任只與老臧宿獲語及任只無不悲念者公生天順戊寅五月初九日嘉靖癸未十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八長子儲娶訓導王煒女女適通判朱鏞之子暢皆金氏出次侃娶知府謝光孫女次偁娶學錄楊渤孫女女適司訓李宗魯之子逢春次適丁澗松皆屈氏出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配皆名族儲等奉公與任只之柩塋于柯前山之原而啓金氏法雲山之厝遷以合焉國禎學於予予愛其才亦所謂妙敏開達者常語以學國禎徃先得之以是知其有本於先世所聞也銘曰
早知而晚成熟遇之恒大畜而小施繫繫其勢惟其厚積而徐發不在其身以祉其後之人

徵仕郎致仕信陽州判官紫山丘君墓誌

銘

嘉靖癸卯年河南信陽州判官丘君禎致仕還家以舊屬故先候予予愧識幾不蚤為權力所逐切高丘君之歸走賀焉君在信陽能以敏給佐其長

州政賴君以濟者十九尤退自損挹不肯以爲功
事長無惰容屬邑宰貳能以禮遇之溫然如主客
而期會牒課當督趣不苟爲懈弛以相徇信陽大
州多士大夫覩君之文而飭有士者之風加敬悅
不敢忽其俗闊達誕誇君以謹約誠慤蒞之人人
皆悅予以賑荒行部汝南凶札之後白骨蔽野人
將殍者纍纍相屬營採貸發日夜不給指畫以授
屬吏使分地展力不患吏之不良君所分尤可以
無患丘州判之譽藉藉上官多聞之者巡撫魏淺

齋公憲副端虹川公並以威德持大體下官不可
以非才苟得一言之許君獨爲二公所獎形諸牘
加美詞焉藩臬諸大夫不以猥冗畜之非不得意
於仕也而決然舍去予恠問之君曰處地卑非能
以去就示峻邀名在州治民事上非有甚忤猶可
偷祿而苟安顧心偶思歸便如心而行賴當路矜
憐輒遂所乞耳予愛其言質不爲矯矯其高彌白
益內自愧君事親養盡其誠喪致其哀天性最篤
畜地之孤均財猶已出與鄉族居善以睦恤相接

赴急周困度其力之所至爲之不爲過恩以出於
力之不堪其情之隆不肯愛其力而不自竭也行
年六十有四嬰一疾竟以卒卒之日族人皆哀之
鄉人莫不情惜君字德亨別號紫山高祖江曾祖
勤祖乾魁皆不仕至君以椽滿三考爲 泰陵衛
經歷滿考得封其父元傑亦爲衛經歷母熊氏爲
孺人妻蘇氏先卒贈孺人繼室曾氏封孺人有子
六人雲衢雲漢雲程雲霄雲楷雲龍雲衢娶王氏
繼娶葉氏雲漢娶林氏繼娶洪氏雲程娶蔡氏郡

庠生蔡國重之女兄雲霄娶黃氏繼娶尤氏知縣
尤復尤和姪女雲楷邑庠生娶林氏舉人林竒材
之從妹雲龍未聘女三人長適按察司僉事丁儀
姪游川次適金吾衛經歷許海子良臣三許徽州
教授郭智子維藩未及笄而卒其男女九人皆二
孺人出也孫男五人雲衢子宗藩宗瀚宗泮雲漢
子宗魯雲霄子宗相宗藩聘尤氏知縣尤烈姪女
宗魯聘郡庠生賀朝相女俱未娶餘尚小女孫四
人俱幼未行君生爲弘治己酉九月之十六日卒

爲嘉靖壬子六月之十九日君在日上墳塋五壙
于晉江縣三十三都龍首嶺之原面辰向戌中塋
君父介菴公右塋孺人熊氏左爲君藏左臂塋孺
人蘇氏右臂爲孺人曾氏雲楷質敏向學年少已
有文予甚噐之能言君之行以來乞銘塋之日爲
嘉靖壬子十月之二十四日也銘曰

柚黃對白曰文之巧題甲與乙爲科之茂非徒臚
仕崇秩階登級拾而若固有方且高拱盱視抗論
品目擯人以刀筆之猥苟俗之蔽失已久推論行
取
考實孰知夫茲無怍而彼有疚我名丘君維是之

靜山黃公墓誌銘

陽春天下所稱遠惡處也公爲丞於其縣之樂安
驛卑官也前是爲之者率以不得職逃去或坐累
死公爲之非獨能舉其職餘力攝巡徼以什伍之
法結其民使相收睦樂安宿偷舊宄知悔其不可
爲盜之在他境者終公在職六年不犯樂安行者
不滯又資以無恐夫其任事溢乎職之所當效能

踰其分之所守宜有機辨權數以巧迎而敏赴公
顧恂恂質樸樸於貌而訥於言視其外一長無有
也然則集事諭人信不在論訛獯給之小智果有
其質則如樂安之地之惡與其人之夷未嘗不可
與處歟公有庶弟之忤又嘗爲總弟所訟皆非公
之過爲樂安與其人處而馴每嘆樂安之遠不爲
惡而追駭庭除之近有危機也然公撫其弟終始
不失愛忤亦衰沮不與訟弟竟其獄卒歸於好鄉
黨稱其友事父母孝居喪善哀弔者感動以爲難

盖有家門之實行焉與樂安之人處宜其馴也公
姓黃名椿字仁卿始由光州之閩居晉江可知者
四世高祖原德曾祖維清祖孟遂生湧娶柳氏公
父母也公爲掾史滿三考所事上官寬猛躁緩不
同公事之一意不爲窺合苟避每治文書白署上
官輒署或不覆閱曰黃掾不欺我九年之間絕不
蒙呵遣所治事務在爲人寬比輕傳使依於平至
有傳重比嚴人知非公爲虐莫以爲怨也其在留
都滿考當還有同考鄉人者歿而身裸爲周旋所

以掩其身携襯同行有患惡疾者附舟公不忍拒
行死舟中病視其瘵死治其殮或以咎公始附不
審公意獨得也公於他所爲多類此公長子日煦
向道力學爲俗所非笑公益喜且勉焉經明有文
而有司屢失之人皆以閔有司公顧督其子曰是
爾之未至也日煦寓書樂安以乞歸爲請公悠然
意合曰兒子知我哉即日乞歸次子日煥實在邸
御公以還兄弟相與爲友家儉而理修先世之墓
而後築室用公指也室成落之語在宴者曰吾嘗

憂不得去陽春今得斃於斯寢足矣以巳酉十二
月二十七日卒距生甲辰年六十有六二子與公
之配翁氏治喪衾棺循禮日煦娶鄭氏日煥娶郭
氏一女歸謝誥孫男可培娶邑庠生顧原潔女後
公二年天可城聘舉人鄭一鳳女可堪聘鄭益修
女可壻公命爲日煥後聘進士尤烈女孫女長許
莊以度次未許人墓在晉江縣四十一都古堂山
以壬子年二月二十日葬予固尤爲俗所笑者而
日煦與予講甚篤故以塋銘屬其銘曰

遠齋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百五十一
翁之所以爵於人者卑能浮其事勞過其祿良可
苟居嘗食而靡罪愧繫天所以爵乎人者以其善
不以其位則翁之所謂爵信人之所卑而天之所
貴

鄭海亭墓誌銘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
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令
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
者十數人竟為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

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
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
錫故名為富而多仕者為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
財而逆以機數構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
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生迫而
歛重若此乃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
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
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
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

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爲浮尤吝興作
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
吾心也旣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
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
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
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勅其家亦莫
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
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

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
邑子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
士爲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
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
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
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
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莅毘陵廉
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
無錢治芭苴以買進秩滿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

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厚閉戶讀書耻與嫫
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爲古文詞據理確質有
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
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楊置分司權舟有大小二
關舊皆征之君徃司權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爲是
鍼細髮密雖取羸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
何之確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
也積資負外郎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父
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

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
戶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伍
氏爲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塋合禮
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
熱疾嘔血數斗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實庚戌十
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
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
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弔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
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爲祖鹿寮生厚菴

公傳剛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公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極壽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嘆喪過無錫士民走哭道踵相屬津衢咽塞舟厄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封孺人楊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壻於副使陳瑞山公充邑弟子員能持家劬事卜滌陂龍塘山之原以葬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月某日之吉行事君固悅滌陂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為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

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處其中臨事酌物誠欵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用遽以是止甚以為君恨銘曰

氣彊矣有悍而挫傷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是為彊之方不流而集是為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斯踰而卒不究於用吾不知所以為之吁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林夫人陳體受君道基之母封君北沙翁光節之妻也陳固同安大姓北沙翁當家中落而有室貿田以復祠屋空夫人之奩益之祠僅克復祠復而無所仰食夫人不以懟其夫井曰猥細手皸肌瘃怒然忍餒而謀夫之飲不敢不充其量恐其子以母養累心分力於學常掩罄乏黽勉其間爲夫納妾輒自勞以稍休之使安夫之寢或狎恩爲倨不以微變容色有女育之如實已出翁剛而多怒夫人先後其意無所得怒久之怒益寡閨中訶詫驚遽之聲遂絕體受君爲諸生文蚤有名有司未之求夫人不以過其子知其才之未迨乎時也及爲進士業通顯矣夫人不以詫其子知其學之足以得之而事業之待於後者遠也從其子於嘉善之縣邱美水土物之鄉而戶善織綉文錦夫人携閩海菹腊以往不欲多買市味身未嘗服浙中杼軸佳製也歸以去時之篋還里姥隣媪爭走問恠曰母夫人從令子爲官人謂若何而衣服囊如此乎姥或微語于列母夫人亦爲廉耳盖以貧靳之也

夫人聞之心益自得入門以子賀其夫曰兒子爲縣能自貧而愛人請爲公賀復譖曰吾攝父教子能爲良吏公宜我謝翁媪俱下拜一笑已而泣數行下曰吾疾矣不免以死累公然命也兒子苦留吾邸第以思家諭之寔欲一見公而返骨於故土也恐兒子之棄官以從我故不使其有疾耳未幾果以疾卒卒之日爲嘉靖癸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丙午年六十八矣 上方以諫官御史缺召嘉善君入試行至姑蘇計至君號慟屢絕嘉善

人驚相語吾賢母夫人死耶走哭於舟次道路相屬君受弔而不受賻曰敢以母死忽慈誨而辱其志也弔者不得致其情大哭而散君娶蔣氏於予有連其塋卜於晉江一都之科山貸於外氏之力者而後具予亦助之其藏坐丑而向未規地穴窆皆翁目營手畫翁本曉堪輿家言故作而逢吉君將以是歲十二月丁酉行事拜且哭謂予道基不耻受助於先生以謂以是塋吾母而地下之魄宜寧也賜猶有大於助者請以累先生予曰其銘

也諾之拜起輟哭淚汨汨承睫不能收曰世所謂
求仕謀祿無不欲致享其親而士當以守官甘約
不辱其親為孝則於世之享猶不能厚也道基猶
謂有所待於他日云耳誠知其不待雖以百里之
儉猶足致吾母之享今其為小廉而薄親矣悼恨
何及嗟乎君方其存也養之而安顧以既歿而薄
之悔不亦篤於情而惑於義哉君淚乃止夫人有
子三人長冕次復皆早世季嘉善君也孫一人金
鼎聘南安庠生黃良煒之女女嫁同邑吳榮有子
曰椿其去同安而僑於晉江夫人實與翁謀欲使
其子便師友以廣學嘉善治四經而后以一經起
家果協始謀亦偉矣銘曰
浙之揚兮輿有板從子之樂兮其樂反反衣有繡
兮食有珍洵美樂兮匪斯存樂子之樂兮厥貧猗
嗟乎夫人

益府典膳省菴黃君墓誌銘

君名鶯字德夫安溪人世居縣之長泰里叅山祖
廣奭生功養生春生而生君叅山林麓豐茂原田

臚潤其人多因山田之美自饒給不羨榮達故黃氏世久不顯君蚤孤比長知苦尅讀書向意仕進業通而數厄卒不得顯入貲爲藩王府典膳待次益主府君旣通儒業而襟韻閒曠行誼謹勅府中人皆異之以得君相賀世子賢而有文嘗引見君與爲禮別於他僚間嘗從郡中文雅士人游縱觀僊都麻源探謝靈運所窮處摩娑顏魯公所爲仙姑碑文不爲窘齷其輩相目自以爲不及次遠未可待請告府中人不欲其去君詞懇得請世子爲

餞贈親篆大書以賜焉至家族黨嘉君能自樹表見又皆相賀君益爲族黨人談說當時制度他境謠俗及道途所歷風物登遊山水之勝勉子弟以就學攻文曰吾聊以遨遊適意此冠服何足爲榮行棄之矣日以敦睦族人爲事歲時聚會酒香殽佳叙倫合情雍雍如也費無所惜細人耕君田者不敢以役畜之徵租嘗緩期有負常已之畢賦稅外謹謹不一措足縣廨堂階汛除芳潔而靜門無伍伯之跡嘉靖戊戌八月以疾卒族黨哭之皆哀

遺慶文集 卷之三
距生弘治己未年僅四十子大本大任幼君之配
蔣氏能劬飭育孤持其家不墜為二子娶婦嫁許
五女適詹鳳翔林有棟金重宇徐弘讓李任春皆
得所歸有棟知言性命之學而重宇能為文章佳
士也大本才而有志友於有棟重宇俱為弟子員
卜永安里宗教山之原塋壙以襄大事君其何憾
君四歲孤常自悲不得事父母又當嗣其從祖父
外養祀事又自悲曰吾不得事吾父又不得祭吾
父也於是竭情於嗣父之墓祭而事叔與兄極孝
謹曰叔吾父之弟兄吾父之長子也事之盡力庶
幾猶事吾父也大本將以癸丑十二月初十日襄
事泣謂予曰吾父不欲泯泯為無能人不幸短世
已矣不孝孤也弱其何以墓惟先生哀之予納拜
而許之銘君重氣誼踐諾好施自奉纖嗇而知用
財常行見橋圯途崩問其土人胡不梁而砥之人
曰安所仰貲君曰於我乎取遂得君貲以濟銘曰
生之促兮墓之遲有銘昭之其奚悲

楊坦翁墓誌銘

楊坦翁歿縉紳大夫士友往弔相屬巷人為誼徐少湖公寓帛助歛忘元相之重下賙匹夫固寵其子之才而卹其凶亦翁之高有以得之其子士中謀葬士友為四出視地得吉鳳凰山之麓予聞往觀之小丘蔚然四下中高拱以群峰之秀大水流其前高人遺魄非斯宅不足以藏之葬之日得嘉靖癸丑十月十日之吉去翁歿辛亥十月十一日兩期之間予每見士中未嘗一日有嘉容力貧以嚴其親之終故勞且久而後濟翁生而丰儀褒整

神觀翛然自世外之氣多讀書不學為章句講解畧通大意泛涉藝術亦不求為精獨好老氏道家言其言神霄太清丹臺紫府自有君臣民物儀法與人間凡有不大懸殊事動在下徵聞于天其有愆釁癘札如得請于帝蠲貸湔滌化孽為祥如響答梓其應否在人尊信至不至嘗薄李少君新坦平諸昔燕秦海上之言不入道門而資為方終陷矯誣帝所不貫是時 國家方修禱祠交接鬼神為民釐祝言科訣者多得幸獲大貴顯備極尊寵

翁謂此道其精以翁鍊元形直滓以救度塵世徼榮染權非道家所言故其治家接物一出於詳厚退慎諸所酌酢經營秦父母畜妻子賓除姻友踐微勤小要在累積功行以修陰冥之德晚益爲洒落對碁飲酒悠然無忤或以爲疑翁云仙家不禁酒奕中自有道機疑者皆解且嘆慕行年八十餘步輕視瞭膚瘠而貌澤每出行市廛間望者以爲僊人也自知年齡所至有神默告之先處其死之日時炯然化去不爲疾困良有得於老氏翁累功

積行多可述其精者有在則積累者反畧功行道之所出也其畧也宜翁名某字某父璉榮母吳氏祖守恭曾祖朝諱高祖世昌皆隱有行配陳氏淑敏而莊能劬事畜生以佐公之高育子又不以慈弛教先翁卒葬之于某山之麓子士廉郡學高弟子次士中也文最有名舉于鄉能以翁聞于縉紳士夫至勤宰臣之贈翁之所保宜不如是而士中以是爲孝季子士實女二人娶嫁皆名家孫男女十人翁遺言但得山水佳處藏我不必合祔士中

奉焉而卜茲吉士中謂予曰吾翁之域先生往觀
其窆侯志之而後掩予曰諾銘曰
惟葆其光其神不亡不亡者游棄者垢糠斯銘不
毀是爲高人之藏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誌銘

素隱處士詹翁暨孺人合墓誌銘

公諱祿字廷善自號素隱居士泉州安溪人開州
同知公靖之第六子開州公以正統辛酉舉人尹
廣昌九年擢開州廉惠得民以良吏祀于州學祖
乾清曾祖貴庸高祖進祺三世不顯其上世有以
文學材行舉爲同安安溪教諭而初祖清隱公敦
仁尤有勞於邑歿而見靈有宋咸淳封靖惠侯建

廟尊祀勅其額曰靈惠周顯德中閩自爲王清隱
辟於閩王始議置小溪場爲縣令安溪也安溪爲
縣而清隱首爲令方五代擾攘之際草創建立經
制粗備而拊循全安之邑旣大治即謝去隱于崇
信里之佛耳山其歿久而神非偶然也詹氏望於
安溪非一日矣翁名家子有奇氣弱不好狎如老
成開州公卒于官蕭然貧也母林太孺人扶喪治
塋生事百艱翁感母之劬棄舉子業專治家雖少
能不受其力而有接物待人之信智清隱家佛耳

山之多鄉村去邑治遠開州公旅襯還郡因塋晉
江之羅裳山翁啓林孺人曰便省墓而教諸子孫
肄學莫如城居請勿以徙難母兄勉從之其後兄
之子源以甲科爲御史副使澄以貢爲教諭弟之
孫彬爲鄉進士翁之次子洧以貢爲高要邑丞詹
氏復蔚然望於城中翁之貽也翁以幼子任家奉
毋以佚遺其二兄使就學爲弟子員既而兄早世
弟嬰痼疾又爲周旋其家政禦侮恢侵持緩赴急
情欸殫竭力亦副之諸子姓憚而加慕事翁猶父

副使公貴倨然獨爲翁屈謏謏然恭也治生常以
暇爲整不後數設機意豁如也衣食取足自充無
饕牟之慮國中邑宅郊外墓廬相次偕作靡靚牖
血階碱潔緻不豐巧而風致可悅翁在國郊相半
以示達於死生之故而市塵不勝野韻也在國宅
與二三耆叟爲逸會詠風嘲月俛朝仰夕郊廬所
伍山農海漁談桑麻鹽魚力作之勤相爲勞苦穰
賽災禱觴酒豆巫舞覲祝均其憂樂年齡既邁
而輩望彌尊鄉人無長少賢愚皆知有素隱翁始

娶吳早夭再娶宜招李宜招屬漳州龍溪而與多
卿隣也李姓望於宜招故李孺人歸翁孺人性孝
慎而刑於夫善執婦道事姑友妯娌上順下諧庭
內無間言靜而不媚置側室秦馬二氏以廣夫之
御能以禮自約使代御於夫多子而育之甚均有
鳴鳩之一故翁得願適神志老而益康孺人亦厚
而無傷年八十九而後終也翁七子洵泮孺人出
也溱淮瀚出秦氏潮淳出馬氏溱淮泮早卒不嗣
孫男十一人曾孫三人洵慕古好學爲高要有儒

者之守忤勢見黜翁卒嘉靖丙申十一月年七十有六洧與諸弟塋翁於自卜之兆罷高要歸侍孺人數年母耄子艾慈孝怡然也甲寅七月十二日孺人卒而以其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柩以祔于翁翁之塋也洧方爲太學生念翁德誼之高非其人莫以銘且將有待也茲祔孺人以銘屬某以高要君之學之古圖永其親之傳慎其託之重而虛其日月之久也而以屬予其何辭翁貌魁美髯日光燦燦燦人音吐巨暢情致有以感人弘治辛

亥劇賊溫文進之亂安溪尤擾翁扶母逃匿僅脫母而自爲賊得慟號哀譬賊不能害監司主督捕賊者廉知公名召至庭中間計翁爲指畫山谷形便兵道所從入地當據及所宜避與防之險塞竟如翁策賊以平其才有過人者豈猶靈惠公之餘烈耶銘曰

烏顧而四瞿手口拮据而瘖或以家腹亦或以落枯反以不憖餘徒天之及維恬維愉母牯其軀生亦以于于神明守其都絕鬼之盱敷遺斯需後之

人勿卜其孚

處士楊角山墓誌銘

是歲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戶部主事李君存孝將葬其父角山處士于高魁山之原謂予哭曰傷哉續之無以寧吾親於土中也勤苦一經以起其家未及以一官爲親榮使其旅卒而不得視其含歛魂營營而不知所如往盡然徒生欲卽自隕又慮非所以死也疑於處生死之間永抱憂悲閱祥禫而弥痛勉襄大事續其可以死乎先生其謂若

何先生若使吾親有以掩諸幽者續猶未忍卽死也惟仁人其哀之以貸吾死嗟乎李君孝思之篤而詞之窮也予何以辭李君以三禮試春官魁天下士泉之文學舊矣魁天下由李君始天下知李君之文必知有其親之教角山隱約閭巷一朝趨然遠出覽觀京都制度沿涉長淮大江之壯適游吳越覩其佳麗足以自廣卽不容外有大故固當不免卽不免何必守一室屋隅之下也士一日出所學通籍於君不得不與親遠不幸有大故宜其

不得在側而君深引以爲悲嗚呼篤哉由斯以言君之痛其可以平乎君方以文學事業進顯於世爲其親光寵將遠且大豈以得一銘追死而其詞如此可謂孝矣君復哭曰以不敏之文售有司固吾父之教又有厚遺焉吾父任質好義中心獨出於順祥充其心之所思莫非可急之人而處於卑約不能踰分域之外過有所用其力也顧力亦副其心矣故所儲不溢鍾釜而每能推於匱乏所履不越闔閭而常有救於援急不敢以色詞加人而

譬諷所及聽者嚴於呵責不肯以機數致人而坦露所懷親者固於拘維鬪攘方拏械奔潛張而驟解默弭於微辨笑道之下者不知幾人修於冥冥不可見之間以畀不肖今日蓋吾父積勤累善之遺也謂其積之而將享之遽以五十有八之年卒也此績所爲甚悲而姑以盡心於土中追死責也績又有請於先生吾楊姓也高祖副曾祖宗彞祖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婿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之東隅陳母故

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於李而爲之子祢李而妣陳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爲李角山翁而不知爲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母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續獨知之而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感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予嘗及接翁然其遊京師也送之郊觀翁先後無異容其微也不詘其子顯且貴也不矜殆有常吉人也李君自言其父之德皆不爲誣善信可銘也若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爲後也在禮記之矣李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而銘之銘曰觀翁不取鈔村之田捐以與其弟兄所以專其情於育者之義也事李氏父母生死盡力亦足以明其不二於心而報育者之德矣茲別其宗以反于楊維禮有攷匪倍輕忘翁其安乎卽此山岡斯謂有子能善其親之藏

安人王室端惠林氏墓誌銘

林安人之葬也其夫王道原君相域于邑之下逢

山治壙視役見星出入與其子均勞曰吾不得視其殮殯以王事也公之廢私久矣然何以什吾情茲而不勞將何以用吾情卜日得是歲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寅之吉行事道原予弟也拜且泣曰其哀惟中而銘吾妻始先大夫封吏部考功貞外方渠公爲叔子納婦盖安人也予適以主嶺南辛卯試事過家安人入門方渠公大悅謂某曰吾賢叔子決其必貴此女儀德固當貴可與之齊矣道原學於予自少而言動有則在宴私無邪安人

能不以惰媿見謫於夫莊慎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吾母太宜人總一門之政好自勞而以佚道諸婦安人常先其姑承事趨動不敢以尊者之遺自荒吾室陳恭人温靚而蕙在娣姒間每居弱處後安人遇之獨執退謹知其夫之事兄嚴而然也安人資慧敏綜時物揣求人情頗有役智而性剛下以其夫恬毅遠俗不問生事乃益摧縮不敢見其能一切近利殖產之計斂置不用惟以儉菲自約而已内外事惟其夫之制莫適爲可否復善

含鎮忍事家人巨細得失鮮以聲色徵發人終不見其下急也歿於淮上一女與二子同度同麻在側流涕長呼曰妾終不得侍姑太宜人一日之養耶身死不足恨而廢吾夫代養之命其何如呼天者屢之疾甚已贖出誥軸付同度謹藏之曰與而父別於京師手以授我者庶而父知我者之不懈也檢橐中百五十金示女子與同度曰此而父斥賣屋馬合餘俸而具此將以爲爾婚娶之貲勿以我後事費歛用舊衣可也是時同麻方六歲抱之

手中瞑而後舍之同度歸言一家尊卑聞之無不悲痛太宜人至爲一慟幾絕也同度知盡費其金治歛殯奉襯而返畢喪當遣女同度發故笥呈太宜人狄冠之外蕭然簪珥數物衣皆敝暗予與季弟性中爲之營辦而後女得歸於是家人知安人之在官能貧而不愠也道原顧垂泣謂予今之畜妻子者非必仕於朝有祿賜於君宜亦能使之溫飽且佚吾再命於宦籍而室人終身食粗衣惡顛頓辛苦於邸舍道路以至死也吾其爲不仁人耶

吾思母之養不能什位而退又不能御以如宦所
徒輟吾妻以歸使其客死吾其爲不德人耶卽令
病時猶在邸醫藥有輔或可不死是吾貽安人以
死也吾何以自逭於幽明之間嗟乎君之篤於痛
而疚於思則誠厚矣若夫以廉貧不能豐其內爲
不仁以輟妻子之奉侍其母爲不德則非學於予
者之所聞矣乃收涕而治葬安人以其夫兵部武
選主事之恩得命其后由儀部郎中轉尚寶司卿
今以使命過家同度娶同邑四川右方伯黃葵峰

公光昇之女女子嫁南安庠生潘志遠同度志遠
各有女子一人安人皆不及見同麻聘建安故相
楊文敏公之孫鄉進士華山君肇之女安人在官
邸預議不徇女婦之見以遠聘爲難亦其識之所
至云方同度以喪歸太宜人將返櫬于家而哭焉
予爲菽厝于先大夫東山瑩兆永慕之精廬道原
在京師聞之號哭拊擗以不託櫬於正寢爲恨予
貽書爲言古者喪車不入國凶事有進而無退往
而不返之節且朝夕奠以几筵致生而奉之者在

祔魂之帛棲神之主而非藏魄宜速掩之木之謂也道原乃愾然舍恨而自慰茲就東山之廬啓敢而設柳禮也銘曰
以琴瑟和御之燕好爲後而以甘旨左右之娛侍爲急此女婦之所難以名位修勅爲可榮而不以貲蓄腴潤爲足賴則士者有不能而安人之知及之嗚呼其生而然其有所刑於家而然是皆可賢銘以昭之內懿有考其勿諼其視茲阡

陳啓文墓誌銘

安平於晉江爲望里里之望姓可指屈者不數家東積慶坊之陳其一姓也陳氏有曰啓文字質儀翁者以善聞里中其季子武勺婚於王氏吾姑也故其葬某爲之銘翁卒於正德癸酉歲長子及孫相繼亡叔子武靖與武勺始力圖之故其葬緩翁生正統己巳時方朴略未習於聲華閭巷壯者暇日力修本業以養生送死爲福不以治舉子學求進取爲貴也翁少略涉書知大義而已故絕意於聲華之途而鄉里所謂善人者力不得以有爲其

爲善僅充其心之所思而不能踰其分域之所不至也翁之父元泓頗蓄田以遺三子未有命戒以析而沒也二弟欲析之翁不能禁則使自選其善田而後已取之多荒瘠也盡一歲荒者墾瘠者肥量田所入以爲出久之有餘以其餘貲附宗人之敏者貲遷于外日滋月長翁不疑附者附者亦爲翁盡里人共貲行貨多以凶終翁獨終善生旣日裕自隱於心曰吾身所自出祖也身所由分族姓子孫也敬祖莫若豐祀愛族子孫莫若教以學乃

自置祀田塾田曰吾以上竭敬思而下開詩書之業其心盡於此田矣友其二弟終始無間言事二姊老而彌篤歲屢迎至其家進飲食以娛之每迎必數日浹月而後返曰無幾相見也出見鄉人恂恂謹愒不敢以色貌悔人與賤少者均禮加誦焉翁所爲善不能踰分域故如此矣娶黃氏先卒生子武瑩武寧今亦已卒黃氏之葬翁自爲壙誌曰只志生卒年月葬地坐向及平生一二細行足矣無他善可以厯顯者之筆也其識又如此繼娶鄭

氏生武靖武勺鄭氏后翁四十餘年卒為今甲寅
十月武靖武勺始奉翁葬于南安縣蔡山之原與
黃氏合而鄭氏同祔焉卜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行
事而來乞銘孫曾玄男子十四人多聘名家女翁
葬雖緩而得銘翁又何憾銘曰

承厥貽不墜其基復培以菑燾厥後既遺之有且
示以守其終曰寧其藏孔固維我銘之維其子之
故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鐵山劉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十月九日劉君志仁葬其父封御史公
于邑施山之陽與毋葉太孺人之兆合而以志屬
予曰非得子文孤將何以葬吾親始志仁君以松
江知府俟調過家公促其出者數矣君濡戀不忍
竟得奉公之終嗚呼孝哉公喪於嘉靖甲寅九月
其喪鄉人爭走哭哭多盡哀無遠不至肩踵摩接
巷為之塞其存值公生辰姻黨隣里皆來壽焚香
盥祝莫不願公百歲其得榮哀於斯人予頗恠何
道致是公貴且長矣與人彌恭色溫詞至論事細

折毫毛精中膏肓大黠小慧欲以情貌深厚蓋其
過非逢公皆剖露無所遁匿公既善得人隱曲又
惻怛懇款耻人之過樂其有善如已得失所譏斥
獎許嚴於官府予奪人用勸沮於其言以故鄉人
有相構爲虐者多自解去不至於有司雖富而御
財有義徃徃知所縱弛以振業乏窮嘗爲衆人之
母惡菲服食不邇於驕佚故多悅其富無怨妬者
生死得人之哭祝其道由此可不謂偉丈夫所爲
哉貴富而爲義勢便事易世之能知公者止是矣

公未以子貴家中衰貲落矣隨力所及與人同勞
逸甘苦一糲一盂遇有寒饑推共衣食微爲匹夫
能得人死力所至有附其赴人緩急風雨疾病期
至不爽晷刻同安之俗在弘治正德間以雄長俠
武相夸尚其魁則聚徒衆置要約旅拒官府蒐瑣
細族則鬻訐健鬪視庭中牙鼠角雀勝者酒食鼓
舞賀之耳公始好詩書士人語自悼幼孤老多難
不習儒業獨發憤於其子志仁君才過人業旣通
聲聞日起公益延名師勝友厚與爲禮非徒以廣

其子之學亦欲風示里中知讀書可貴而弭筆探
丸之不可爲也處卑履約矯然有濟物變俗之志
又其近於仁矣志仁君爲御史疏諍廟議與小人
獻諛侮禮者爲異同章格不下數日或傳至家客
多以禍不測爲公憂公抗聲曰主聖臣直其何憂
御史果不獲罪御史出爲松江遣輿卒迎公客皆
從吏公以吳淞美水土多珍物宜往饜饗吳中民
吏善事長官往使民吏一謁太守父逡巡跪拜足
明得意也公曰使吾在兒子郡邸中且閉門杜徑

民吏何由見面目買魚菜數錢併禁苦婦子僮奴
口腹矣且使吾爲饜家顧不足充吾慾耶客謝愧
輿卒空返貽書松江勉以守官愛人而已其所以
教子推此可知也公名恭字大受居鐵山之下故
以爲號曾祖雄正統間散家貲萬緡糾義誅劇賊
賊焚其居與僮八人俱死官爲祭歛鄉人哀而義
之至今祖弘淵父朝權爲學官弟子早世公獨與
母王氏居比長娶葉贈太安人者也因奉母以僑
于葉自力於筮窶艱蹻之中忍閔耐侮竭盡勞瘁

以特其家待子有立計數明而識慮遠非偶然倖
構而有今日也年六十九繼室林氏男女皆出葉
太孺人長子存德卽松江君存業國子生女適蘇
希頌張銘郭顯有孫五人夢龍從龍邑學生如龍
爲龍起龍皆幼施山之兆公葬葉孺人所自卜堪
輿家以爲祥也存業與夢龍以松江君之命來速
銘服麓容毀非乞銘之詞不出又足以知公之教
也公孤時諸父弗友弱王母之寡謀殄其孤巨測
屢矣公幼卽多智能如母教指潛形謹跡不踐禍

機昏夜出入自防飲食心動輒不苟竟免於害諸
父知不可殄絕則漁奪其產耗之盡公泣謂母曰
是物他日兒能自有之勿與爭其僞于葉辟家禍
也諸父竟以凶終諸孤論落存者蕭然公洗沐拂
拭之時其婚嫁爲營貲產不尤人所難哉銘曰
丘夷淵實伏倚之質趨蹶徐行緩者乃疾謂天情
情奪予凶吉如衡移權鈞得銖失維子能賢由義
教出化虛爲羸用儉節術彼冥弗窺偵其信誦
觀于茲刻銘幽室

封太安人慈儉程氏墓誌銘

予弟道原好言一時名士賢大夫於鄉同榜中每
譽陳思植君之為人言其才猷節槩能當人之所
難充其所為禍患事變足倚也君罷官最早為廣
東僉事好繩嶺南吏民以法由其母教以不可曲
三尺阿比上下也嘉靖庚戌罷歸拜母笑曰吾所
以教汝宜為好官然其術不可以久宦也術固當
爾其勿悔善侍我左右我不汝疵咎也君娛侍方
樂而其母以甲寅六月不幸移書道原言不得奉

毋太安人以終身而使父封主事公暮年有悼亡
之痛詞旨酸楚如不欲生道原持示予予竊敬思
植之孝而因知其有母之賢也君卜乙卯七月某
日葬母走伴山中以竹溪林君所為狀乞銘其詞
甚哀而有文予既因吾弟知閩有君又知君有母
君復以銘母惟予宜也何以辭按狀安人諱粹然
程氏父謨貲雄于鄉祖隨州知州亨有詩書之澤
焉安人生巨家而澤固存頗聞音史之訓戒笑語
不妄靜莊有儀入門而封主事公某之母與大母

皆在二母材性不同安人事二母各得其意母李氏勤於事譽其婦曰無惰事大母蘇氏嚴於禮譽其婦曰無愆禮故其夫以善事父母聞爲其夫育同祖之孤姑撫之猶子敬之固始也方貧能使內外無菲缺而銖積寸累化約爲豐不待其子之貴家駸駸起矣子貴祿入日有餘籌廢舉權贏詘其事纖密而不煩築室治田多而益辦主事公茹嘉服珍怡如也其子謝官亦有以爲歸精敏有過人顧不以巧知見稱親屬長幼見謂有德淑溫孳孳

意接遇人有如也富而彌儉老而能勤勞於陳氏令善終始純備矣方安人舉僉事君年三十三矣又無他出獨子而晚顧子不以小慈敗義課督不少貸僉事君旣賦材異人無滯課以煩師櫛猶時時以小嬉間惰受母訶撻也舉男雖晚僉事君早貴以工部虞衡之考得封御安人如官邸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冠展衣榮於闕下都膺腆以閑其家剗剖綜覈順使指授尊於內外族戚之間殆十五年所享顧大愈於早有子者亦其教有

以篤斯慶歟僉事君名梧女四人適李魁商周竣
夫蔡宗安李俊卿孫男一人主事公名之曰紹長
孫女許王桂戶部主事健之子幼二人未許人其
葬在八都蔡坡山之原安人居常好言古慷慨烈
節事於今賢尤篤也僉事君權木江陵時湖廣巡
按御史按顯陵內臣不法事急反為所中逮繫赴
詔獄安人問君是中御史者誰璫何許人也君荅
閩人也安人怒嚼齒吾閩何得有斯孽慎勿與之
通顧御史以持憲蹈禍得微自沮悔耶君厚資御

史赴逮之費歸為安人言無悔狀安人喜加他日
昔怒始復嗚呼是可銘銘曰

孰不有子孰不多有孰享其祿以昌于後亶斯令
享自作之究傍美側睨孰苟貴富庭特奧祥由牧
與狩著此銘詩以告他毋嗚呼斯石其勿以朽

封職方主事蔡梅園公墓誌銘

武選郎中龍溪蔡君奔喪過泉匍匐造予輒哭輒
拜哭不起曰文也罪罰不得視父歛五內崩摧終
無以自贖忍死治葬請求贖於君子至漳久之使

來曰卜地 里 之原將以是歲乙卯十二月
日襄事君方以文學操行有見於世所以自贖者
遠矣奚所託於予文按狀公名廕字德流別號梅
園漳州南溪之蔡望於龍溪公之宗尤望於蔡然
世未有顯以系傳遠族居繁爲望爾祖 父弘安
皆含和履厚自樂廛里無聲華之慕故公少不習
爲士而稟知獨異軼宕多大言趨然有不安一室
之志曰丈夫生欲何爲而沒沒老環堵間爲無能
之人耶舉子業拘繞我固不樂學泛覽史傳頗談

其成敗得失抵掌誼諛學書不能工曰吾不能爲
時書篆隸古體可學也無師授而偏嗜獨契晝坐
夕臥畫披摸腹落紙輒喜他人評可否工拙不介
也繪畫嬉涉爲娛不入品目而徃徃有韻踰嶺遊
吳越登虎丘吳山高頂太湖鉅浸浙江驚潮駭目
蕩心狂睨內什絲竹妓女滿席意不枉也久之還
家母謝氏醮之曰而不士不農放浪遨跡終不謀
家乎跼應曰致富之術在兒目盼手畫間第不樂
爲耳今知奉慈教矣因出子母錢若干籠百貨視

時緩急人棄我取為權間出奇變時急不趨人取不競卒以緩致急以棄徼取倍利蕝羸盡入公手諸同利者服其知而嫉能也曰蔡梅園命愈耳公聞笑曰是在計然策中非心通性靈不得也渠不達而羨我命宜其終不我若矣術既通時時有所寬捨求自遠於營財沒義之嫌精小兒醫為人治多不處方投藥熯艾火灼之十不失一有請必赴或以金謝公曰若視吾售醫者耶所以治此業而樂赴人之請者欲以多活拯為有濟於物也謝者

愧拜而已三子伯宜季懷仲武選君也嘗指仲子為內嚴氏曰蔡氏之顯在是兒矣使伯季持家而課督仲子以學果舉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以其官封為職方主事嚴氏封太安人公雖意愜不負素所期亦不為溢喜蹈世人夸艷挾恃之過約敕子弟僮奴毋敢苦里中及溷官府請寄鄉人咸尊貌之不以榮貴故嗚呼賢哉公以嘉靖甲寅五月八日卒年七十三女三人嫁周某徐某劉某皆名家孫男七人始武選君以主事奉使過

里爲公壽里中人爭持殺酒來賀公遍揖賀者曰
公等請言乃公所以得賀乃公爲若受殺酒客名
進所言大抵多譽公善教樂施好義急困之報公
不領也最後有言公多活性命襁抱中嬰孺無橫
夭是所以有今日公領之顧謂曰活人豈能多惟
此心不負可與神明對耳客皆懽服於是盡謝諸
殺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
手嘆曰公真德福人吾輩不及也庚戌歲虜入邊
犯內地京師憂虜公貽書武選君爲言備禦防守

大計以籠貨灼兒爲況曰使籌勝決機如吾權百
物廢舉帥布卒扼害險據形勢如吾審穴舉重而
輕者赴攻本而標者從兵事不出此矣武選君佩
其言施之謀議中微鈞要大司馬多資用之嗚呼
公雖不顯其有濟於物又專在活數小兒之功耶
是宜銘銘曰

或逐其外而培其內以爲神懟有葆其醇而抑不
伸亦躋於人與人者偶惟公之有靜撥其幽克對
不負宜篤爾祐以昌于後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楊西渠公墓

誌銘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予舉乙酉榜同年友也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為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為四川按察司擢湖南布政司叅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為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叅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卒之二年為嘉靖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

于邑之某山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偷則苟安君必引為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顧沮悔常為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眾人智而我為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愚則意貳力分於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而恩而詭於

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
吏賦籍獄牒胥史不得竄手戶受賦重輕獄當決
縱榜示出無不愜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
撫按異意條教難遵君據理疏正當以理爲君奪
舊令最以故方伯慈谿楊子器公爲賢至是有前
後楊之稱蓋以君繼方伯公也江南北諸郡邑以
歲時餽留臺爲常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爲崑
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溷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
黜庸貪風采振竦所部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

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疆界遐曠徃種蕃育其中
數爲民患故嶺南兼有兵戎之寄法弛日久將玩
卒惰賊白日剽通道行旅梗塞相爲蒙蔽以苟歲
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政息民之要然
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略自是賊發輒得
野聚荒村開戶而睡矣在蜀領璽書專以鹽屯爲
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刷成額按
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僞巧無所飾課入日
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珙一路

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
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揚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
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爲不靖由
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爲度險
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狃我若
因而誘之宜必我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
勦二鄉爲師名果得四鄉最傑者四十人以來盡
殲之用是兵入有功俘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潭邵
之間戶多亡逃客戶据其田逋稅猶責主戶之存

者故亡益多而逋殆不可校君爲法使稅常附田
以行田與稅不得相失而互爲有無也平賦均役
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
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學者彬彬然盛矣所
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憂去嶺南以遷官
去蜀民皆若失所怙相與泣曰徃蠻復苦我矣其
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市舉聲以過
喪出境乃已君世不顯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謹
朴守家君貴贈父爲御史封母某氏爲太孺人君

天性孝友與弟逢陽終身不異財守官廉約所餘俸悉畀逢陽爲家逢陽亦不敢私君之內子封孺人洪氏能無吝情一門友恭雍如也於交游篤義而不忘欽欽在鄉閭間敬老字幼不以貴倨有人所不能及也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奴暴里中君逮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爲御史值東宮備宮寮

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君疏加納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大爲奸利不法事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法韶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以爲愚而君嘉爲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以憤在職者

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成而賞不及反以得謗
久而後白尤人所爲愚者也然君仕雖不速化而
正論常歸之使昌其年仕終當達視巧者遲速之
間耳而遽止於此豈非命也夫子二人長士遷娶
臨海尹林大樑之女次幼聘某女嫁某銘曰
淑之湯湯下流長兮魂飛于上僂昭楊兮歸旒翻
翻有攀傷兮復魄故丘固且良兮維吳與蜀嶺之
陽兮山阻水逗莽異鄉兮尸祝報享酒牲芳兮胡
必茲丘歸斯藏兮詩于墓門荅精爽兮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蔣悟菴公墓誌銘

是歲乙卯十二月六日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悟菴
葬其子郡庠生陞奉郭白峰公之狀來乞銘鄉先
生家居能急人之病不愛勞勤求瘼搜隱籌所宜
捄振出危苦語感動在位平鬪者曲直以情款諭
人於不爭使直者得曲者亦不敢以爲失若是者
惟悟菴賢其沒而上下之間無有能爲強聒說教
者予蒿目視人之病不能捄方追思公又烏辭銘
按狀公名孔煬字君和正德丁卯舉人登甲戌進

士蔣氏自浙之長興縣徙閩國初編遣從軍故籍隸于衛其姓視他籍最著高祖佛保曾祖遂祖道父文權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母何氏封太宜人公生而敏明有識量比長益習億物揆事審而不煩方貧不足能以攻治課業之暇營父母之養常若有餘始仕爲通州知州州繁庶甲畿郡材賦刑獄簿牒填委民吏仰視側睨公爲之如素所熟會計羸縮節浮益虛財賦贍足宿府猾史無得竄其偷僞兩造至前情輒披露情得則

稍薄其罪庭中誼呼稱平乂之狂狴爲空都憲重臣監察臺史相踵奏薦以公才可大任每行部未嘗至通州曰有賢長吏治之矣賢聲出畿郡上尤加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識髦俊後皆成大名如今少宗伯崔公桐大司徒馬公坤叅知錢公爍方伯陳公堯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將滿考奏績贈員外公計至民會哭奔送殆空四境州有沙漲地宜田宣家唐家二壩宜隄公墾田築隄則漲有新畬防有淫水是一役而興二利

也募民佃漲地收其直充役費役且舉聞計封題募金以遺後人其盡心於民推此可知也去職蹟譽益白金司遲其至將顯用之服除赴銓公謁而已不私候貴人之門竟以常調授南京戶部員外郎積資遷郎中公靡事不周尤善財計司徒倚以爲重賢聲又出留都郎曹上 今上新政釐整弛敝會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嘉耗爲多思得郎貞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分遣督逋自執要成以稽其惰敬畫

夜蒐故牘得乾沒鉅賦株本則窮其節目枝尋條剝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爲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爲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比反命入奏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旣廢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飴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厨匱與竈

養漿婦分役家人勞苦之公曰使堂上享之而甘
吾獨惜此耶寒暑衣裘手振領循祛非潔新溫輒
不使近體衾枕舒拂夕以爲常侍疾省藥物尤謹
或終夕不寐與弟孔煥居不忍相遠罄宦金買田
宅歲贏月羨父益增廓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
猶擇腴美以厚之愛弟之子廷均踰於愛陞也別
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爲讀書費何宜人
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孝友之實播
在閭里誦傳相嗟嘆以爲不可能也其餘恩足以

及族人赴急持危情與力偕至孤弱不能立貧無
告咸賴公以不失所邦國稱睦焉嗟乎公仕則勤
於民廢亦施於有家出處皆有所立名位不亨而
心跡可述矣其又何憾配陳氏贈宜人繼鄭氏知
府鄭公良佐之妹前卒無子繼吳氏封宜人子陞
娶南安黃氏故通政黃公河清之姪女女三長適
黃衷故教諭黃公逵之孫次適黃守吾知縣源之
子三適黃思詔俱邑庠生孫男應錄邑庠生聘御
史洪君庭桂女次應銘孫女長適鄉進士鄭一鳳

子材立次許叅政黃公潤孫國俊以壬子十月卒
距生丙午享年六十有七墓在西郊白塔山之原
公所自卜也銘曰
雲者爲雨可以偏下上旣族而風之方施而處其
在水乎爲澤而滂不爲川與河浸也不多以行于
家終樂且嘉墳奏則麓和有母者皤髮白而顏駝
其委其蛇門內之實鄉人揚其華其又何嗟歸安
斯原銘之使不磨

胡榕溪暨李孺人誌銘

友人胡子敬君禮爲靖安教諭嘉靖壬子歲乞于
江西督學使者曰禮之父老矣爲一邑之子弟而
遺吾老何以爲心詞迫容蹙使者鄭公以子弟不
可一日去賢師乞再三四不許踰年癸丑二月其
父榕溪翁卒訃至子敬號呼欲絕不敢怨使者而
自悼不釋是歲乙卯十二月十二日葬翁于晉江
三十五都許內山之原以其婿江貴溪君之狀來
請銘安溪著姓胡氏在甲乙始自光州入閩不詳
其世世以朴約相傳正統間最以仗義好俠有名

曰欽者能以其貲爲善 事天順戊寅歲大饑出粟千石助賑上聞褒異賜以冠帶敕有司建亭旌之擇婿得蔡虛齋先生實識之於齠稚時而先生果以理學爲一代名儒欽生英德教諭誼與虛齋以內兄弟相資於問學有聲庠序貢授遂安訓導積勞擢英德卒于官教諭公生翁名道字宗緒娶晉江南雄府經歷公英孫女李氏英德公之歿翁千里扶襯侍毋陳太孺人能忍痛任勞役備極艱劇竟襄大事事毋盡其力未嘗業儒以其質性應

物少則順悌長老至壯無違行強艾敦交睦與無失意於倫輩耄期撫接卑幼尤巽抑不惰天資近於善祥厚闔閭不踐凶機非講擇可否而自合也居郡城之衢鄰叟里子日相過逢舍中坐客無空日或一日不舍客則之他舍杯觴娛日不知日之邁也抱孫長息婚嫁有無茫若夢中事囊無贏財或一旦有以急告倒囊與之比客至當具李孺人脫珥爲具亦不問也孺人曲順其夫琴鼓瑟應好合雍如也翁喜謂所知曰使吾內有微忤亦安能

樂如此耶子敬年十二三有美才試輒冠諸舊學
老生屢失有司竟以貢起家翁終始不以喜愠關
意襟度夷曠曾靡疑吝無筐篋錙銖之殖而有本
原方寸之積所以貽後者不嗇矣翁生成化癸巳
行年八十一孺人生成化甲午卒於嘉靖辛丑未
葬也至是與翁合焉三子長禮靖安君娶教諭莊
海之女繼白氏次麒娶知縣劉信之孫女次祐早
卒女三人皆天孫男一山一潮一崑一山聘司訓
王甫政公之孫女孫女長適音江薛應會次適貴

溪知縣江萬仞次許音江庠生蔡雲嶽次許安溪
庠生唐音之子道一餘三人皆幼翁淳心質行永
年令終絕惡數於家邦老而益爲人所願居嘗履
順無奇也翁嘗受安溪訓導周君某寓金一篋隣
火翁適他出家人皇遽避火多所遺失寓篋獨無
恙周訓導聞災拊心嘆曰亡吾金矣一日翁持故
篋昇周曰金在此周驚喜如新獲以十金爲謝翁
艷然曰使吾爲金獨不可利此一篋乎而受十金
也周感服再拜斯亦奇矣銘曰

遷居文集 卷之三
三
轆轤者擾乎蹶蹶者矯乎決道之藩而騷性之徼
於天之人小者乎復樸而去藻外黑而中皦謂翁
之生也藐乎其原膺膺其坎窞窞歸斯藏者窅乎

黃濱溪處士墓誌銘

安溪參山黃生大本稚年而志學余嘉其志而許
之游其愿而篤可教也余又因生以知黃君善繼
君之先世皆不仕其父添養蚤世君少孤不克就
學而所居有山水之美田園之饒守其恬質以隱
家近桐溪臨水垂釣或放舟獨往縱意所如不復

知有世上之榮身外之物也故自號曰濱溪黃生
從余遊時傳其說歸與族人言參山固朴處族人
多不爲詩書語舉以黃生爲笑君獨好聽其說又
之則愔然謂黃生曰吾等僻處窮山耳目無所聞
見徒竊活耳何由得見此人以發吾蒙也黃生以
爲言且期來見已而以母病未果來已而自以疾
不果是歲二月七日則黃生以君之訃來矣予聞
而悲之而黃生復以君之葬告曰乞一言以志其
藏蓋君竟以無子死而其存則與嫡母林氏母方

氏謀所以嗣其家者選於族屬之最親而擇其愛者大任以爲嗣書以遺其妻莆氏曰我死則大任吾子也黃生慰之曰世父何遽謀至此姑自攝勿及此不祥語以自傷也今旣卒而大任奉其治命以終三母之托故黃生爲營其葬而圖所以不沒其人者以屬予曰是其生悅聞先生之說願出門下而未得者先生尚哀而許之以幸吾世父於地下也余旣知君之意如前所述而爲君之子者又吾徒之第大任也其可得辭君字士孝生四十有

四歲而歿歿之後一月而生女而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其鄉真潭山之原嗚呼其可哀也夫然予觀世人老而無子者猶不知所以自決而卒制於他人之手繼嗣不定以敗其家而斃其祀者往往有之君獨能以盛年爲遠計而其選擇之慎付受之明使狡焉思啓者不得搖乎其間亦有可賢者與銘曰

禮之所出爰輔以律本人之情厥正而悉無嗣之凶有續其阼非無倫序曰愛之必生而宜之其死

也謚爾克有子在計早乞我銘其幽有如皦日

處士順吾王公配龔孺人墓誌銘

順吾翁之卒在嘉靖癸卯十二月其嫡長子綿緩前卒庶子績約紱續皆弱且幼丙午四月配龔孺人亦卒乙卯正月二十五之吉四子與綿之遺孤孚中始克奉翁孺人祔于龍山考妣之兆四子已納室有子及綿緩之孤有孫十一人孚中亦有子一人葬雖緩而周事合禮庶其無悔翁名陞字德敷父瑟齋公瑞昌母蔡孺人大父義齋公永堅曾

大父明軒公庭中皆以好義力善儀表一鄉世以爲樂不慕榮進翁少而敏悟過人讀書不多誦數已熟久而不忘母患其弱以書爲勞也讀輒禁之嘗潛投里中學舍從師授書毋輒遣人譙讓其師是欲殺吾兒那里中師相戒莫受王生卒業故翁終不得以塲屋之業干有司性固好書史傳雜記稗諧小說汎覽多識其言體事切物而貫以義理遇人輒言之爲父兄言慈友爲子弟言孝恭援證宿事昔說聽者莫不竦喜講禮修儀居常矜整動

東坡文集 卷之五
救約人以容節好入里中學舍問子弟所業而課之故里中後生遨手足褻衣冠學舍子弟業鈍惰艱於應課者往往走匿里中凶吉有資於文詞如聘昏勸學奠死銘葬之作多以翁為屬善為七弦彈中年遊金陵以琴有聲士大夫交下之冀聞其音遇意無忤為鼓一再行而已秀目修髯資渾朴而有韻致解紛弭鬪不厭強聒說而罷者尤多郡縣知名常召見之言即為言孰利當與舉而不言其不善者前守四明屠東厓令山陰錢立齋兩公

禮之屠公復加獎激畀以郡檄主一鄉之約檄郡中為屠守言勸誘一鄉之長幼此未死所宜盡心表率督勵則非所任守嘉歎之以為質而近厚也始蔡母禁翁讀書誠患其弱亦其家有餘衣食無覬於外安於分域之內以自足也翁不巧謀生晚而多子不無以家迫為戚賴其疏紳不急之度有以自寬亦嘗追憾見禁其母不專於書而慨然有羨於榮貴之會也吁可念也龔孺人尤舒遲而無機祥懿之行周旋始終不憂不怒

宜於一家與夫偕老而同德翁雖隱約不顯然無
害於性以全其天永居世之齡而又其善鄉之蹟
又何憾羨於彼此也翁四女皆嫁名家子而仲女
之夫黃物備博學有文詞以貢歷官爲王府教授
宜爲銘翁之子孫謂某寔維持其家不負顧言之
託必以見委是則何敢而銘其何可辭王氏有姓
於安平所可知者元之將季自二十九郎三十一
郎而至明軒公其遠不可詳也翁嘗命某以訪譜
之責從宦中外始得莆田王譜而通之其爲晉江

派者二十九郎三十一郎之號灼然可據其他官
行名號猶有不可質者故某與弟惟中與其族人
叅政鳳靈知縣一貫序宗盟而未卽合譜不及以
講于翁斯責未塞也王氏祠堂由翁倡爲之制法
有未備某方嗣爲之墳兆之在東埔者某僭竭力
其間以畢翁志是日銘翁之壙庶無愧於幽明銘
曰
於邦國可以有爲而不得爲於族欲以有爲而不
及爲非智不足有物司之惟其繩矩於家牖携於

鄉是亦謂爲奚其爲爲而後謂之爲

封戶部主事南圃張公墓誌銘

公名良寶初名文會字廷際泉州晉江人高祖自
牧公仲端由安溪徙郡城曾祖進修公宗應祖寬
以鄉薦歷官終應天府學教授別號慎齋德學爲
鄉之先正父仗義公秉德嫡母何氏慎齋公爲山
東荏平教諭最善其邑人邵光祿公故爲仗義公
納其孫女是爲公之生母慎齋於諸孫中尤器公
授之帶一圍公裳一襲顯示屬意云此兒必與吾

宗慎齋公父宦而貧公以經教童子自給劬學不
廢日夜博涉他書業成矣而屢躋於有司因改業
以謀祿仕居家躬行孝弟率屬同姓大書忠孝勤
儉于祠堂而梓慎齋公遺訓子姓人授一編子姓
中少有過差輒舉祖訓以警勉之撫弟之子如已
子推父之居以居之追遠之敬嚴於祀事每厥明
少長未集公已衣冠拱立祀先之所畢祭而享歷
歷舉其祖平生曰吾張氏以孝弟立家慎齋公益
篤友于仗義公不替家法兄弟終身無間言念德

敦行吾與若等責也戒諭敦敦懇至群從皆化之
張氏一門尊卑殆百人雖拆屋殊爨雍睦如一家
泉人不知其孰爲親踈也與鄉人處一以忠信爲
主而綜練世故洞悉人情鄉有鬪訟或官府不能
平質公一言而解其誠心足以感之而明達能中
人曲直機要曲者自爲公屈蓋未仕而率族睦里
之行已施於有政矣年五十赴銓得吳江尉邑稱
富劇公佐理有餘力邑長開州王公一以政委之
王公受成而已邑以大治郡守天水胡可泉公英

察難事倚公如左右手郡屬邑令皆甲第名流其
所編徃冊民屢懇不能定胡公盡以託公比冊出
無復愬者督賦不急不弛常先他邑辦集有巨姓
逋租萬斛重賂求緩公麾去之治之益急舟運糶
載一朝而逋畢輸以敏慎仁恕屢受臺獎而厄於
卑位不能薦之也高御史世魁直諫忤 旨就所
部遠赴詔獄屬吏憚怯避去公獨周旋其間諸屬
皆義而愧之在職滿考值仲子行吾君志選登已
丑進士卽棄官歸行吾尹諸暨及爲戶部郎出知

常州府政業卓異時論歸美之皆稟公之教也以
行吾戶部主事之考得封嘗一視行吾君于常州
道出吳江邑人老稚迎觀追送皆謂自公去後無
尉賢如公者在郡邸值蘇州海上三家寇作吳中
皆警 天子爲置大將調數路之兵誅之督府檄
常州君專謀其兵事公密授方略寇平督府論常
州君之功獨多常州君以凱旋郡公亦還家矣舟
次錢塘忽一人叩窻而入懷五百金爲謝驚問爲
誰曰常州民某獄究數年得太守辨釋以此爲銜

珠之報公峻卻之其隱行如此受封榮貴垂三十
載欽欽謙抑不入公門未嘗以氣力加人微時所
與處相好如初一飯之惠必酬飲食而甘必推及
所厚出不乘輿常徒行道中邂逅舊故立談款款
移時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貧者卽之不知其爲
富少者卽之不知其爲老也置學田作書舍資子
孫講肄開園鑿池作萃樂亭以娛族與鄉之高年
爲逸老會而故林沙溪陳葺菴鄭一齋公皆以勝
流相聚游尤可尚也自卜壽域于棠陰山在清源

山之麓諸子治別業以近其域各有結構風致公時往觀課學視耕之外留連佳景貴富壽康備人生之盛然每值誕辰輒不許子孫作樂曰吾祖父生日不能爲懽吾不忍也孝思之至老而不渝蓋天性云念慎齋公當爲張氏功德之宗欲乂其祀行吾君迎其意以所分父田充慎齋公蒸嘗公甚悅之於母家尤篤往返京師必由陸至荏平謁邵氏家廟厚遺其子孫邵母諱日必屏居自傷淚蘇蘇下終老猶然德履之邵重于鄉邦有司鄉飲酒

禮延爲大賓雖以貴壽蓋尊其德也平生無病忽遘疾家人請用禱襮公不許幼孫或誦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爲諷公曰汝未讀下文邪病中聞壻之計憂其女甚及女扶夫觀至家相慰苦而公亦逝矣卒之前夕訣諸子孫皆立身守家大要言畢從容委化可謂考終矣爲丙辰十一月九日也距生壬辰享年八十有五配薛氏封安人與公偕老長子志魁庠生先公卒娶諸葛氏次常州君也娶黃氏繼娶侯氏皆以夫貴爲安人志騰娶黃氏

志顯娶史氏志尹庠生娶林氏女適博白知縣李
士絢孫男八人守質守爲守臣俱庠生守介守孚
守藩守教守嘉孫女十三人適許皆名家行吾君
遵公之教友和諸弟誨誘子姓彬彬多成材將益
昌其世而公積慶詔謀之善彌遠而光矣以十二
月十七日奉公葬于所治之藏而乞銘於某曰公
遺命也銘曰

棠陰之丘蟠紉其虬築之衣侏外曠而中幽生平
樂於斯死也藏於斯更千百世其勿休祥嘏是述

蔡母嘉柔孺人溫氏墓誌銘

王氏與蔡氏世姻子孫皆世以姑舅之講爲兄弟
兩家之好非一日矣吾先大夫與蔡密齋公管

輩兄弟也密齋之子明達發達復呼予爲兄故其
葬母溫孺人以銘墓之文爲請而不當辭孺人歸
密齋公而其父略齋公泗爲邑庠生居家好禮母
吳氏性嚴孺人事舅姑無不當意閒居寡言若不
甚慧臨事斬斬有條理臧獲經其指授則課計見
效或不得命偶自爲之輒缺敗妯娌有所營辨視

其舉止赴之而已蔡氏族指繁諸婦多名閥或以
門第矜倨孺人及孺人爲婦父之賢聲聞於宗諸
矜者顧媿敬孺人悔其初倨也家方起而密齋公
沒孺人年三十六耳三子皆幼當憂悲窘約之際
撫孤持門戶如秋葉融風凜凜將墜能維護其長
子自達治密齋之葬而乞銘於故給事史筍江公
曰使賢人誌其藏吾夫子瞑目入土矣維是未亡
人之責在三孤也未幾自之歿孺人哭之殆毀忍
死自力雖衰而志不憤育一孤鞠瘁朝夕不以姑

息妨督課拾掇細碎積膏致豐二子行貨吳越中
貲殖殷起孺人亦病矣召二子曰富不忘貧
則富不入於貧矣慎無忘熒熒危困時也又曰吾
起貧家最知貧家之急汝則割田數十畝待族人
之饑者則我可以死矣二子就床下書佃名歲得
穀三十石曰義田孺人視書畢遂瞑實嘉靖甲辰
歲七月七日年六十有三今其子遂遂在鄉黨間
歛退慙縮無敢有敖言侈行猶思母之訓也墓在
三都張林山之原與密齋異兆明達娶伍氏發達

娶許氏皆未子明達女三人長適王繒次適叅議
伍公鎧之孫祖誨次許黃志淑發達女一人許黃
士儼女三人適伍宗道柯理許釗墓坐卯向西爲
七壙二子婦異日皆將祔焉葬之日爲嘉靖丙辰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銘曰
儉能起其家之屯惠能恤其族之貧匪直也婦其
才實夫猗嗟乎令人

陳約齋處士暨其墓誌銘

陳約齋君以嘉靖丁酉四月二十日卒年四十遺

孤長者十歲次未能言也
有卒謂其室鄭氏曰勿
遽葬我室謂君慮貧不
也君搖首曰第待之

鄭不得終請已瞑越六月十九日鄭亦卒至是嘉
靖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子長者始以丙辰進士
葬其父母于邑之湖頭山周事飾禮人始曉君所
爲待也晉江有陳氏著矣遠祖孚中公好學能詩
遭元季喪亂仕不得志終同安惠安順昌三縣令
入我明而章應公首膺進士科爲郡衣冠之倡歷
榆次繁峙安丘三縣丞以才廉召爲禮部儀制主

事 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置書褒美下本郡榜之
里門以寵之焉榜猶藏于家永樂間道曾公以進
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授雲南道御史澹於榮利乞
爲校官以名節終是爲君之四世六世祖高祖某
曾祖某父某皆不仕母張氏早歿二兄曰謙曰恭
相繼歿君獨力貧以奉父而撫幼弟任方弱年已
勝壯子弟之責家最窮空自以門閥世舊所爲自
力於窘急以給朝夕雖備 辛苦而不夷於市井
溷鄙及涉事日更識恢知 人徃徃以事赴之不

以昏夜風雨爲辟忿戾古
指畫開暢門戶日尊忘其

談啞渙折謬迷難諭
替陳氏故里正所轄

戶猥多强者難馭乏者難輯宗人屬君持役府縣
每下追召徵率能使强者不叛乏者不逃賦集事
辨縣官屢賞其能轄戶甚安之宗人咸喜舉酒屬
之曰微吾子吾宗里正敗矣事有急時間出權數
以濟或咎君以少欺君曰吾以濟事而不以舞人
少欺何傷性侗儻善羣杯羹樽酒之聚謔洽洞欵
人人如得醉飽大會廣坐得君以益懽每集君在

後至者聞笑聲曰是約齋耶爭先趨人少讀書不能多而札牘來往語言反復動有章采皆從耳剽得之其聰聞警解有過人者陳氏指寂繁君年未盛已翹然爲一姓之特亦其所自致然也然心顧獨善謹守禮法踐繩抱矩之行子幼已訓責有法進士君居身莊畏粥粥如恐墮足失口人謂不類其父不知遺教有存也每置子膝前語內曰此英物也踵諸父而起以嗣君之從兄西郭君蕙以御

也鄭氏婉孌而靜兩人氣

若不入而相友如賓故微對其夫其竭意

承順若恐傷之宛曲內至有賢婦人所難者進士君悲不得事其父母雖以顯葬悼恨刺心如不能生故以墓中之石托予曰將藉此以追死予方不知所以生而能爲君圖乎君學於舅氏鄉進士鄭君良壁超詣卓出文爲諸生冠四方之士將知之而謂予獨知其文君之所以托予者過矣約齋君名寬字存太長子選進士君也次子曾進士君娶

李氏繼娶曾氏故嘉興府知府曾仲魁之季女會
娶某氏君勇於爲義故處約所勇者非不足著其
最可著者嘉靖丙申丁酉連歲大饑民饑多餓死
君誠縣發賑自實轄戶率之詣縣受粟槩量平均
餓者得粟皆活嗟乎君所以有待而葬非徒知其
子固有以自知也哉銘曰

贈刑部主事吳雙湖公配金安人墓碣銘
夫踵躅而貴人之所同也
而隆之乎奪制乎命
象賢而肖人之所得爲也
修之情勉視其志然

世常急於欲而後乎其
爲至乃越力分以與
有制者角盡棄職性而
加修或平而遂其所
欲墮盛數美比比而是俗顧以爲能似其先而世
其家也其力爲善而遇不顯者且歸以析薪弗荷
之愧嗟乎成敗之論方眩而肖悖之實不明爲子
孫者忘所有事而自失者衆矣樂清吳雙湖公九
仁字可爲故尚書章恭毅公綸之孫而故方伯公
玄應之子也恭毅公忠義風烈魏然一代名臣而
布政公廉直才敏爲名宦後人肖之爲尤難而雙

湖以儒衣老死賤貧矣予獨以為肖子將以闢一時成敗之論之惑而使世之為子孫者知所職也公行篤言信不忍損真以徇物不憚矯俗以亢已以佞巧穿窬之術以鄙吝為輿臺之行天資近厚主於易良遇事不可意人有不善輒面艷語怒若稜棘不可靡磊落濶視蕩無城府舉世何足屑而居起作止自為防檢一繩一矩逡逡不少爽絕不預人矩長鄉隣有爭相貞折其口直不為嫌避買交市名心所深耻上急為告竭其力

所及副之其性嗜義而自

之後知有重職

致請師悅其專

同輩畏其苦刻也宿說舊訓彊記熟思能演暢其

旨為邑才弟子貞文必傳經不喜為附枝蔓葉後

進浮靡者每躡之公亦倦塲屋而謝去矣以其專

苦用之於詩結社鴈宕山下搜奇扶勝琢雕倡和

其句冰寒雪潔有騷人隱者之遺風稿至數百篇

可傳也以公之好學使不自謝去於世之所欲者

未必終不得之誠知重其常職而不以予於命者

易之也然公自謝時今僉事君朝鳳方爲弟子真
公慨然曰吾祖父詩書之業有屬矣僉事君果以
甲辰進士起家贈公以所得官爲刑部主事於人
之所欲亦烏爲不得哉僉事君爲進士使江西峻
事不受一帕束手歸覲拜公於堂喜曰筮仕宜若
此庶幾不辱爲賢哲後矣然有進於此者兒子勉
之公妻贈太安人金氏處州太平府訓導公核之
女媿德於公公教子嚴不以慈敗其訓
公踈於生事安人能以
其高事方伯公

與姑蔡孺人孝敬無違
食有節旁施下馭條法

政賓祭中禮衣

晚休窮山水

之美以昌其詩由安人爲之內也公以嘉靖丙午
七月二十日卒而以戊戌十月與安人合葬于馬
家前山從先人之兆蓋安人前公卒九年矣僉事
君按閩使至清源山中以墓上之碣爲請且敘其
姓所由復曰吳氏台州仙居人也宋太師康肅公
弗初爲樂清尉弟荆從焉聚於北閣潘氏因家樂
清是爲北閣吳氏荆生芳大芳大生世簡簡生德

甫甫生日起起生開宗幼孤依母姨夫南閣章希
恩以居長而從其姓仕元爲德清縣典史開宗生
性性生新民新民生文寶尚書恭毅公之父也然
方伯公皆與北閣吳氏叙宗而姓仍章氏以先世
之恩未遠而不忍也顧其志存焉故吾先君以先
志責朝鳳且幸通藉於朝而得請也今之爲吳氏
吾祖之志而先君之教也嗟夫是亦公之知所職
以肖其先之事也銘曰
顯顯尚書朝之大忠奮
有其躬所徇伊

何庭有壽訂英廟狩還
儲宮集議闕下千官震

嗚夫觀身危及

竹隨風背

汗胸顫莫敢異同噤不出聲喉咽有春尚書其時
儀部郎中義形於色叱斥權克疏入極諍劇虎批
龍敲榜鉗灼死靡悔恫三歲纏拳肌瘡出蟲且登
千天釋幽躋融守道匡時大節始終書于史氏跡
名駿鴻孰是孫子不念休美胡以念之曰先是似
胡以似之蹈仁服禮穹階峻秩有貽先耻公阨于
遇而力爲士我最公行是爲肖子詩于隧石其永

不毀

澠齋文集

卷之三

澠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